

梅

明

花草

張大復著

堂集

第二冊

進步書局校印



梅花草堂集卷之四

明 吳郡張大復著

筆談

王祖玉

蘇泗水初到婁東。鐫價未定。祖玉為置佳石百十枚。語之曰。但為某作。眾始翕然。某向蘇索烏絲紙。祖玉聞之。輒投三千幅。諸人偶集某許。揮灑略盡。

沈叅政

叅政沈全吾。歸德門下士。甚相知愛。叅政雅自重。都無所請。其孫雨若幼。孤意憐之。令就童子試。貽書歸德。祈共獎成。答曰。公善人也。後必有興者。都無一字。而是歲雨若補博士弟子。叅政愈益誦歸德之相成。至老不替焉。某嘗從雨若游。叅政喜。為置酒具樂。歌闌舞罷。不肯止。性又不飲。對客危坐。啖菜微笑而已。嘗夜罷酒。天且雨。與客著屐而去。客強之。與不聽。曰。毋令後生輩笑老人憊也。

阿聲

吾每思阿聲。半繡臨池。令人欲忘灑櫛。嘗得句云。世間亦有傳神筆。誰識披襟解帶。

情。

高杏東先生

高杏東先生。予祖行也。豐頤長眉。清約為務。多質古之儀。一冠十年不換。為鼠所傷。補綴而冠之。或以他冠進謝。弗御也。嘗為予父講說經史。號稱淹博。習戴氏禮。為遠近所推譽。會稽陶文僖公嘗延致之。還得杜氏通典一部。唐子畏所校也。子畏每夜盡一卷。用朱黃識其旁。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。或書小詩。或括前意為一二語。或紀日月。誠一時佳玩也。先生甚加秘惜。不欲示人。予特愛其繪像。請之輒得。憐予稚小。故今書不知所在矣。

馬天閑

馬天閑。予親無所屈。心獨下予。嘗尊稱之于人。此天閑所以未至也。予何執乎。天閑負靈秀之姿。意在淺出而未盡深入。此其未至也。今入矣。至矣。筆之所到而境開焉。若有使焉。我何以益天閑哉。昔者梁丘據問晏子曰。吾至死不及夫子矣。晏子曰。為者常成。行者常至。嬰非甚異于人也。常為而不休。常行而不息而已矣。

夢張伯起

生平不識張伯起。己丑之歲。一邂逅李仲和舊居而已。其弟幼于之亡其身也。伯起誠不發喪。予聞而正之。客歲晤孟長于故王孝子宅。與文起期。久之乃至。文起曰。會與張伯起訣。故遲。因言伯起都無所苦。殊不失潔清之槩。予又聞而善之。予與伯起如是焉。已。昨夢款伯起別署。容止都雅。居然己丑所見。謂予言五味之節。可以養生。其要在均調之時。不偏其用。斯保合太和。山澤之民。不食鹽醢。終于羸僊。而無力。又言物有土有人。土和者上。人和者次。如蟄生于海水。能傷人。經某俎。則不傷。推此類具言之。其言駢聯而不可窮。其儀楚楚。自貴而遺物。殆是伯起也耶。

夜書

伍子胥知王僚好之。每入與語。遂有勇壯之氣。稍及其讐。而有切切之色。讀書至此。未嘗不憤懣而嗟吁也。丈夫具須臾成天下事。竟不免向人喉下取氣哉。偶有所撰牘。令子琴誦之。欣然自得也。而門外隱隱呵導聲甚壯。小婦曰。有如蒙子進賢冠。則必有就矣。安所得紙上快人事乎。又曰。有如此象意物。足可無愁。然不免。雖曰安貧。吾斯之未能信矣。爾時深有愧其言。

平淮西

韓昌黎平淮西碑政堪與段碑並傳。譬之舉業焉。韓者程義也。段者墨義也。後生強解事。往往左韓而右段。非之非者也不見程義以式士不以取士乎。韓子曰。小稱意則人小怪之。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。又曰。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。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。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。由是觀之。然則韓子既自知之。又知其人。有以取之矣。而左右袒焉何哉。

孝養

人子之所不能自必以致之親者。進士也。既登進士。則其力可以無所不竭。無不可必之心。然有一焉。匏繫官守。地遠睽隔。而國家功令。得予告終養。皇祖以孝治天下。恩孰大焉。然制曰。一子許終養。有以其弟出為人後。請之而得者。吾鄉刑部主事王先生執禮也。制曰。母老雖有兄弟。同父異母者。准歸養。有以嫡子既歿。庶長子請之而得者。上虞廉憲鄭先生一麟也。噫。寬奉養之路。廣求忠之門。其至矣哉。而世又有借以行巧者。朝廷亦往往知而不問也。

衛叔寶言

言發于心而衝于口。吐之則逆人。茹之則逆子。與其逆子也。寧逆人。故卒吐之。此東

坡養生之說也。予每逆人而久之愈不能平。逆予而頃就消落。斯知東坡之澹斷乎。不可及已。夫既不及之而猶為其事。豈不謬哉。衛叔寶有言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。非意相干。可以理達。吾將行之終身焉。蓋年老境逼。苟動于氣。自知其不能堪。故雖所尊信如東坡。要不一以其說為是也。

劉管

劉遺民就舡作鱸。雖曰不要名。吾不信也。管幼安懷寶遁世。灑灑手足。始闕園圃。噫。幼安秀。幼安真。

朱夫人

顧莒州妻朱夫人。女丈夫也。性挾風霜。尤攻文藻。雖復流離顛沛之際。朱黃不去其手。慘悴不形其容。方之近古楊用脩婦。莫能過也。有集未行世。知者憾焉。偶檢其送茂儉之楚一律。漫錄之以俟璧合。茂儉莒州初字也。

長亭柳色漸移陰。一曲驪駒酒漫斟。春夢每驚巫峽遠。離情還共楚江深。無魚羈旅休彈鋏。有鴈來賓好寄音。別後試看清漏月。關山千里鑑同心。

爾章痘

今日遣訊爾章。且悲且喜。吾女能留一塊肉人間矣。往歲婢子荷花言。吾女大病時。乳母劍二遺立于旁。相視流淚。尤不能忘其子。今幸脫此關。覺人情安妥妥。須其成也。爾章痘疹。自月之十七日。陳與培貽書來告。即稠密猶堪勝載。吾爾時眼光落江南樹色矣。今日敢筆其事。豈不幸哉。捱過三十刻許。當又得痘回消息也。小者雖未然。顧神氣可使吾且必之于理無恐耳。

世長

先世長去年此日。猶着新衣觴予草堂。予謂之曰。君宜自逸。不須便作主人。世長依久之而去。步步回頭。是日午餘。繆仲醇自婁東聞世長病來訪。予喜甚。偕詣西林看之。冠幘儼然。意亦甚喜。仲醇為好語慰藉。而私予曰。元長何得無弟。除赤身入山。便能無念。乃活耳。予固強之。仲醇曰。此症釀久所致。但患其發。今發矣。如之奈何。既別予。步不能前。而世長迎予笑曰。竊觀仲醇之色。我已知。倘猶事在我乎。兄毋恐。予歸草堂。而座上三十二客競相勞問。予唯唯不能措一詞也。蓋予之憂世長。自知其病已切。而雅信仲醇。聊試以其言卜之耳。自是以後。亦屢見減可。予憂之甚。自世長歿而後。痛其相好。神完不似便止于五十三歲人也。悲夫。甲寅六月二日記。

故隣

里人七十有請為祝詞者。率爾應之。不暇深思也。七十翁豈所謂許老明堂者耶。予與賢宅後。凡六姓曰瞿曰許曰吳曰陸曰湯曰吳。皆小有坦屋多墳墓。互相婚媾。頗能自食其力。而瞿為之長。故比部伯暘先生裔孫也。後徙而東不百步。許氏常賣卜。祀玄武至虔。予髮未燥。輒祈之。許老多語言之贈。乃不意其即便為七十歲人也。陸老名尚文。遇事輒辦。與許隔垣而處。而許氏房巍然獨存。不啻魯靈光矣。吳老文秀。墓賴其甥名壽者保之。壽之子。今給事縣庭。不復食其力如初。湯子恩侍先甫。弟為縣守城卒。其一吳某故鑛者。頗有風儀。恂恂然言不出其口。後絕詩云。維桑與梓。必恭敬止。而予不免率爾于許氏之請。毋乃非其義乎。

破山長老

甲辰訪破山寺。始識長老無着。道爽有氣。開士中了了人也。達禪師嘗入此山。有乞施者。師署其冊云。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。曰可。亦爾。長老曰。貧道為十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。禪師默然。蓋其鋒穎如此。其後破山常住為鉢菴。長老精修淨土。而無色力。純以身教化人。不久謝世。其徒六空者。威眼辯舌。威有血氣。能言其父為

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。神情都往。今亦稱古人矣。人之云亡。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。無着故具眼。然見予輒多後語。可追而憶也。鉢菴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。而為予指授方藥。則疊疊而不休。六空倒屣。欲傾香積。豈其有夙因耶。伊君致自破山。歸具言今日狀。為之慨然。蓋去來本無。而情鍾吾輩。東坡故言之矣。

真澄

川僧真澄。號海宇。募造旃檀佛像一座。請予疏焉。予昔與洞十師約。貧人念無可捨。意欲以筆墨作佛事。無問根智。師許之。迄今不敢忘。然予言故不足重。而事各有緣。往往願而不至。澄勤苦晝夜。具四威儀。將必就。眉山有高明者。嘗於西林燃指供佛。務苦瘠其身。具足諸願而去。予亦稍施筆墨助之。不知別來精進何如。澄順慶人。出家興福寺。嘗為王平倩先生主。能言其居家孝友狀。又能誦其所作諸義。累牘不遺。澄亦可喜人也。

支和亭

昔與沈元澄戲。多流連彌日。支和亭嘗與焉。丙申而後。遂不復見。今日與仲開李淳同詣某所。鬚髮皤如。而言笑舉止。宛然無異。蓋其人但取自適。而無甚感慨不平之

惕其懷。得之故有道矣。元澄適然天放。今之古人。昔之吾友。見和亭不覺傍皇竟日。

王世周

王世周先生。捫蝨談詩。故自脩遠。而鷄骨支牀。俯首便睡。時有帶夢翫翫之容。哺啜亦不及曩時。可念也。可惜也。邦有先生。所謂山川之秀。而世未有能安之者。真隱之于人遠矣哉。錢受之為關尹馬仲良言之。意欲相邀聽其談義。不知如先生者。政不須談。豈二公知之不盡耶。王右軍晚歲與人別。輒作數日惡。某于先生蓋有甚焉。

二奇

今日得二奇士。曰魏肇曾。曰支世程。皆終童之年耳。魏揮灑自如。無不滿志。其博浪椎聞蟋蟀諸論。琅琅有作述意。支醇遠華腴。才料可兼十人。自有耳目。未見如此眉公目魏如鳳雛。破殼虎子食牛。某亦目支如孫策。遇劉。便恐英雄忌人。

顧靖父先生詩

某作日記。意欲隨所得多少書之。然終不能盡。今日偶閱顧靖甫先生詩。則又未恐其不盡矣。先生詩文至多。而世未有傳者。此卷得之謝含之所藏云。含之事先生久。能周旋于貧苦患難無聊之中。又嘗自賣一吏部家為先生白冤狀。而先生用是卒。

顯於時。及先生之歿也。含之繪像而祠之。飲食必祭。語及則淚霑霑不可止。世人謂飲食談笑之交。未必可伏。豈盡然哉。然因是可以知先生憐才之素矣。詩十九篇。重來歌舞地。一望一冤銷。楊柳樓前塔。芙蓉院裏橋。夢餘今夜枕。曲遠舊時簫。縱有空梁燕。誰能認玉鑣。感舊。

憶昔千金散。頻將百寶裝。厭厭成夜醉。點點是春光。大樹煙迷席。雲屏月映裳。試看今日徑。寧似舊時堂。虹玉光俱盡。驪珠影尚懸。一朝辭畫棟。何處照華筵。撫

己知膏鑠。逢人悟火傳。所嗟違壯志。無興覽韋編。燈歎。

壯志辭塵鞅。禪心就法林。入山春欲半。去路雪猶深。茶乳時來雀。花香屢變禽。不知晨誦處。幾度綠蘿陰。送張仲立讀書虎丘。

地遠機能息。羣鷗狎不飛。漁人催鼓闕。蠶女抱筐肥。雨氣來峰色。烟波散月輝。平生湖上意。於此澹忘歸。過柴凝甫湖上新居。

念爾居偏寂。經旬長綠苔。隔城看月過。出徑問花開。扶病惟餘骨。題詩揔擅才。門前新景合。春水泛渠來。含之病起。貽贈以詩。

入秋常作客。向晚尚尋僧。榻與雲同卧。臺因雨未登。寂喧俱幻境。去住總離形。夜

半看明月。松蘿色滿庭。宿鏡湖上人房

海色逢君思不禁。共攜輕屐快登臨。客迷芳草春初半。人問桃花歲已深。坐久城霞微飲黛。晚來山翠尚成陰。尊前惜別須沉醉。每負年華折寸心。孫齊之招飲桃花澗

同游流落恨如何。轉惜年華逐逝波。青鏡罷窺還壯志。綠樽頻御且狂歌。書從庭下披芸草。衣向山中戀薜蘿。畫靜掩關無過客。祇堪趺坐學維摩。東張仲立

仙郎標格玉壺清。綠鬢青袍烏帽輕。展墓已酬人子志。到京重喜大官迎。山中不飲茱萸酒。天上惟調芍藥羹。明日登高君已別。何緣笑語嗣參軍。重陽前一日送孟光祿

少年報國欲從戎。萬里長驅逐塞鴻。誤被鑠金成積毀。羞論射石建奇功。櫪前芳草無嘶馬。匣底寒霜有螫龍。聞道君王方拊髀。誰將魏尚起雲中。賦得棄將一首

傷心萬事獨淒涼。貧賤那堪別故鄉。名愧仲宣還寓楚。才非賈傅亦浮湘。雁書天外憑妻寄。魚鮓江頭憶母將。芳杜汀汀隨處綠。祇飛春夢到池塘。別家一首

春山西礪幾登臨。坐倚長藤玩夕陰。客至可方招桂隱。興來何異撫松吟。纏綿心事滋新蔓。俛仰風光隔舊林。縱道南枝懷越鳥。亦將無住卧禪心。山之西有藤蘿

春凡四宿其下感悟命篇

東郊已見三陽曆。北苑仍看五出花。應是隨風迷蝶舞。還疑照水傍梅斜。避寒祇許局袁戶。乘興無須訪戴家。縱有妍辭能作賦。梁園今不重才華。春雪詞

夜月驚烏影寂寥。瀧雲飛處下亭皋。羣飄孤寺迷蒼徑。亂洒重河響碧濤。客謝平原珠履散。兵殘楚帳鉄衣凋。誰將薄命題詩句。流向春溝出御橋。詠落葉

江水風吹最可憐。隨春飄泊向誰邊。飛成小蝶猶疑夢。散入羣鷗亦是緣。謝女才情凝夜雪。魏妃愁思亂朝烟。韶華未離人間刻。滅度無餘始悟禪。尼院楊花

人世流光總易道。芙蓉欲放又驚秋。山中到處攜輕屐。湖上重來泛小舟。百里土風元自合。五陵豪興未全休。逢君妙曲當杯訴。忘却平原十日留。携沈生泛秋累日詩以贈之

扁舟桃葉倚吳歌。秋思如春可奈何。神女臺前弄雲雨。漁郎溪上狎風波。宜顰西子容顏在。苦睽東隣歲月多。自是鵲橋非易度。笑將澤國比銀河。無題

北邙山頭啼破春。野田棠梨愁殺人。松枯石碎麒麟死。風乾草露吹行塵。十年碧土埋香玉。有酒無魂向誰哭。垂楊裊裊逗輕烟。下馬東城挽新綠。北邙行

金翁

先從姑嫁金氣。名汝礪。少與支有功。張伯任諸老。稱爾汝交。賦詩飲酒。凝然有大家之氣。諸老既起家為大官。翁獨浮沈諸生間。時蹶時起。不甚屑意。伯閣既知名當世。便謝去其諸生。掀髯萬卷中。邑人自推重之。嘗游楚黃歸。為某道其江山之勝。歷歷在目。今日讀翁大樹齋詩。如見古人。輒為紀之。伯閣能文章。定有紀錄。為翁頰上加三毫也。從姑甚愛于王叔健甫君。擇壻得翁。齊眉舉案。至老勿衰。說者為有梁孟之風焉。

嚴公調

往在沈先生許。見嚴公調陳公虞王孝然作義。歎為方今之俊。而公虞孝然遂相繼脫泥塗。雖未完局。可俟旦暮。公調獨翫牒諸生中。意思都盡。昔孟夙讀嚴義。深相賞識。謂可當世一人。今日閱貽清堂諸篇。故當不負孟夙。

狹邪

某年少時。頗好狹邪游。然未嘗不自貴重。所以往往詘其強有力者。而絕未嘗有辭色之傷。花風柳月。豈必召侮啟羞。要以求為當家。好行小慧。則不免僂辱。不然倩女歌兒。將成長物也哉。李世民不衫不履。楊裘揚揚而至。遂令天下有心人銷殞殆盡。

韓淮陰驅市人而用之。提百萬兵。如使左右臂。是遵何術乎。虎有俵。火有餒。皆物之不自知者也。

崑山社

吾鄉文社最盛于顧文康之十一人。其後皆去為大官。得謚者三。腰犀玉者四。其規人受一目。目之難就者。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。予猶及見其社刻一編于顧元宰之東園。彬彬質有其文者也。歸太僕有南北二社。同日並舉。太僕卯午之南。未酉之北。飲酒談笑。寬然有餘。于時文學之士。霞布雲蒸。如李廉甫方思曾張自新。其最著矣。而又時就政于吳孝廉秀甫。今文而步古文之脈。自吾鄉始也。穆宗章皇帝初元。有詔限字。短調聿新。則陳晉卿許公旦顧茂善主其盟。王伯欽顧實甫王幼文踵其盛。二社人文。後先熠燿。通年以來。多以廢閣為老成。狎主為迂妄。四方修文之彥。間數鹿城。豎指而過之矣。攷其藻麗。豈曰無人。而合志者寡。有美不著。王淑士張宗曉輩。力振其衰。旗鼓相望。然出處後先。社友離合。暉映先哲。領袖後進。其在遺清堂諸君子耶。癸丑之冬。有介金伯闇俾予為序者。會先世長之變不果。自今觀之。鐘鼓管簫。箏瑟琵琶。叶唱齊鳴。而某欲操豚蹄盞漿。為諸君子一擊缶也。豈不謬哉。讀社草

孟義之四。漫題數行以謝不能作序之過。非獨為先世長之變而輒止者也。

元神

寒暑之變。至於折膠流金。而人能堪之者。元神在也。童子琢冰以為樂。田畯賈豎。赤日焦面。飲噉如常。此豈有異術哉。四時之序。成功者退。將來者進。天之生物。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謂吾性怯暑。久而彌甚者。此諱老之談也。降地之魄。斯須則堅。夏死之人。不日而腐。今吾喘喘之形。所爭不能尺寸矣。危哉危哉。

悸

少事伊吾。苦心擬議。戊寅在大樹齋。每構一目。輒扃其戶。有十易草不得者。政營度時。狄仲魯相詣。聞呼。厥然而驚。怦怦若墜。仲魯曰。此悸也。故嘗有之。但食荔奴乃止。然亦旋已。不知奴之効也。又一日。侍先君子奕。落子發之。醫者教服天王補心丹。未竟而已。已不竟服。自是每有驚悼輒發。不藥自止。癸丑先世長之痛。發漸數。今年四月十五日至。今發不可止矣。若騎追若椎擊。若帶夢相視惘惘。不知身何處所。若有不得已之出。總之無深楚而有久悶。茫昧恍恍而已。或對客談笑。或聽童子讀書。或潛思小令小詩。則差減久亦大劇。不知何為也。所藏方書。既漫漶不可檢。童子不

健于視字。又不能句。不知檢。但憶經云。心痛九種。悸處其一。又云久病無寒。暴病非熱。予所患殆熱厥乎。予自二十歲後。無月不病。無病不劇。所最苦一脚氣一怔忡。腳氣類傷寒。其楚無類者。顧守中云。衝心則不治。爾時多服楊梅仁及膝而止。遂不復作。今之為患。其與生俱者乎。死而已乎。

鄧文潔

鄧文潔公為舉子時。屏處山中。獨與李某為友。李至必出所構義相商質。遂命局其後。但命局耳。李訝之。公笑曰。會元文難就。更不易看。幸未在場中。與王伯欽先生連舍。王頗自負。見鄧卷愕然。出語人曰。未見鄧時。妄意場中無如予者。既見鄧。場中莫須盡如鄧者。

夢王季和

夢訪王季和山中。臨澗依谷。頗極野宕之致。季和敝服亂頭。教小學生數人。聞某至。徹講而出。已入畢講。牀上圖書紛披。庭中小桂爛發。栗委香浮。逼人鼻觀。某為致南零水兩罈而去。昔與季和別。在癸丑正月之八日。今歲正月十日。詢受之。知季和山居耳。如水之交。夢寐無異。豈晉孟嘉使還。當有山中人消息耶。南零之餉。殊有異意。